

麦收后的乡村

来村扶贫已经两年多了，我们工作队三人如同手足，配合默契。比如周一庞书记从家里带了父亲煎的带鱼，我带来了牛肉和糖蒜，郭姐带来了水果，虽然一日三餐有时会让我们手忙脚乱，但生活得有滋有味。

麦收后，村里总是静悄悄的。男人们外出到城里盖房、修路、清理下水道，女人们则在家喂鸡、接送孩子、打理长长的豆角、紫色的茄子，甚至弯弯曲曲的牵牛花。

漫步田野，茁壮的玉米秧昂首挺胸，齐刷刷地享受着阳光雨露；花生在风中摇曳着嫩绿的叶子，一朵朵黄花不骄不躁；头戴花帽、身穿防晒服的女人，手拿长长的管子进入田里，水滴如雨飘飘洒洒……

远处，村主任新涛在大太阳底下给西瓜翻秧。村路边，蝴蝶比翼双飞，在花丛间热舞，忽快忽慢，忽高忽低。紫色的牵牛花，缠绕在木栅栏上，枝叶相连，须臾不离。去邓寨的小路旁，戴草帽的大展在果园锄草。此刻，暗藏蝉机的林荫，一声不吭。林荫笼罩下的小路，一声不吭。反倒是白村小学的课堂里，传来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性相近，习相远”的读书声。所有这些都仿佛一幅流动的水墨画，溢出馥郁的泥土与作物的馨香。

每天紧张忙碌着，渐渐与村里人熟悉了。前天骑车去陈村采购蔬菜，坐在路边的唐大妈老远就打着招呼：“去哪里呀！来家吃饭吧！”虽是客套话，但我倍感温暖。

小天的母亲说我是如此热爱土地。从种子发芽那一刻起，每天忙完扶贫工作，我就拉着大水管，给菜地浇水、施肥。等黄瓜、豆角、西红柿一尺多高，又开始搭架子。豆角是攀爬高手，见到架子就低眉缠绕，用细小的须

茎抓牢物体，用尽全力向上攀附；西红柿倔强而憨厚，不管脚下的土地多么贫瘠，从不怨天尤人；一根根黄瓜悬于纤弱的藤蔓之上，铿锵之气扑面而来。

辛集乡党委书记郭伟民戴着草帽来白村了。他冒着酷暑，拿着民情日记本，每天走村串巷，访问贫困户。很多贫困户年龄大、文化低、记性差，为了把他们反映的问题记在心里，郭书记特制了“温馨名片”，正面是辛集乡精准扶贫便民服务卡扶贫热线，反面写着“聚焦精准扶贫，共建小康社会”。他走一户发一户，一个多月已遍访全乡2000多名贫困户。

村东第二排房子的第三家，是贫困户张中连家，台阶上长满了青苔，敲开铁门，院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汪汪，一条小黄狗警惕地注视着来客。院子南面立着一排低矮的水泥屋，旁边是一头肥壮的母猪和它的孩子。

“来啦，快回家里坐。”端庄大方的张中连，微笑着带我们走进堂屋。缝纫机放在屋子中间，床上地上摆满了床单、被罩半成品，她边整理边说：“这几年村里以种植农作物为主，年轻人大部分去外地打工了，留下的老人干农活、看屋、带孙孙。趁身子骨还好，我去崇文学校当了生活老师，今年种了些玉米，做些加工活，吃穿是不愁了。”

闲聊中得知，早年张中连家条件舒适，丈夫能干且吃苦耐劳，三个儿女也讨人喜欢。但天公不作美，前几年她的丈夫因上房晒玉米，不幸从梯子上摔下来，脑部重伤瘫痪在床，治疗费花去二十多万。

扶人先扶志，驻村工作队给张中连讲解扶贫政策，理清发展思路，按照“六改一增”政策，改造了厨房，美化了居住环境，还动员她参加县里组织的剩余劳动力再就业技能培训，给她发

放务工奖补，提供公益性岗位，她的儿女也享受了教育扶贫资助……

“说实话，当贫困户心里不舒服，我就想通过勤奋劳动，让家里早日脱贫。老天总不能天天下雨，一定会有天晴的时候！”说完，她哈哈笑了起来，眼里充满了坚毅。

“要是贫困户都像你一样，该多好！”我赞许着，想起徐大爷说过的一件事：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扶贫用的名词是“救济”“贫困户”。有一年冬季，公社召开全乡村民大会，让那些贫困户上台领取棉衣、棉被、救济款。当时台下一老农说：“如果生产队评我为贫困户，我宁可不参加。这哪是领取国家和政府的照顾，这就是让日子过得不如人的人，在全公社面前去丢人曝光。”真正的贫困户，要拿起精神头，穷追猛赶，学习技术，争取早日脱贫，而不是睡在政策的床上过日子。

在我们闲聊时，不时有鸡在房前觅食，偶尔“咯咯”两声。一个小女孩在铁丝网前，给几只大白鹅喂草。村部里，庞书记坐在电脑边，雕塑般地填写着种植奖补材料，郭美女撰写着整改台账……

在乡下扶贫的日子，我看见夕阳下祥和宁静的村庄和屡屡飘散的炊烟，看见那低矮的屋顶和有明亮灯光的窗户，看见金黄色的麦垛和那些我经常赶到山坡上吃草的牛羊，看见童年记忆中的过家家、踢毽子、跳皮筋……

夜幕降临，点点繁星好似明珠镶嵌在天幕，行走在乡村的土地上、河流边、树林里、村舍间，沐浴在如水的月色中，便能敏锐地感受到上天给予的恩赐。一天就这样忙忙碌碌地过去，不奢求每个日子都能风生水起，只愿生命的历程中常怀美好、温暖与感恩。

老董

◎郭德诚(河南洛阳)

老董嗜茶。他有一个宜兴杯，深褐色，包浆厚重。杯内，有一层厚厚的茶渍，一看，就知道有些年头了；杯把，做成一节竹子，弯成半个心状；盖，像个亭子顶；圆柱杯身，刻着一丛瘦竹，空隙处嵌着四个字：“饮之清心”，从右念“心清之饮”。这杯，是老董的宝贝，总放在靠墙的桌角，啥也碰不着。

老董在厂里管后勤，人称“大拿”。通下水道，砌临时墙，修剪花草种带种树，买拖把、扫帚，修厂房，都经他的手。他有个习惯，写日志。我开他玩笑，你这一年龄，是该给回忆录积攒点素材了。他说是呀，那都是脚印，得记清楚了。

他接触的人杂。有卖西瓜的，有修空调的，有推销茶叶、节日礼品的等等，上得门来，个个都能口吐莲花。老董，抱着他的“饮之清心”，轻啜细品，该听的听，该问的问，该收名片收名片，该登记登记，从不当场表态。这些人觉得他道行深，有琢磨他爱好的，也有往他家里跑的，都无功而返。

我也喜欢喝茶，但跟老董不能比，他沏的茶，给我匀一点，沏上水，那就是酽茶。我说你这茶龄不短了吧，他仰头算了一下，说三十年零八个月。我吃了一惊，这也太精确了吧。他举举手中的茶杯，说从买它那天算起，那天，是他入党的日子，所以记得很清楚。他说这个茶杯，在当时，那可是奢侈品。哦，难怪不让别人动，每次都放到墙角。

听他这么一说，我小心翼翼地拿起茶杯，仔细观赏。那竹子，挺风而立，枝节分明，露出一种坚韧，叶子，如剑似刀，透出一种强劲。尤其那四个字，用魏书写成，方棱方角，刀削斧砍一般，深深镌刻在杯身，显示着一种精神。

我问，这是名家手笔？他说不知道，就是喜欢。他说品茶离不开水，水，虽说是至柔之物，但又能水滴石穿。天长日久，要饮之清心，要不守住魏书那样刀劈斧斫的方正，是不是也会被“滴穿”？说得我一愣一愣的，既明白又糊涂。

过了没多久，我便彻底明白了。老董退休了，厂里决定由我来接手。他临走，把写了多年的日志，交给了我，我想，既不是回忆录，肯定就是通讯录，业务关系什么的，也没当回事。一天没事，翻开一看，吃了一惊，竟是本“采购明细”。上面记着，某年某月购东西若干，对方单位名称，地址，联系电话，单价，经手人等。后面，还有三四家询价的单位，同样，单位、地址、单价等各项都有，记得明明白白。大到办公用品采购，小到防暑降温的茶叶、白糖、西瓜、绿豆，都清清楚楚。

我突发奇想，用手机拨了一个卖茶叶的电话，就我们发的茶叶，和他谈价格，谈来谈去，说啥也压不下来。最后，那人很客气地说了一声，就这个价格和质量，要不，你到别家再看看，说完就挂了电话。

老董已经退休了，那几本日志，整整齐齐，摆放在我的桌上；茶杯，他带走了，但我觉得它还在，那迎风的竹子，那方正的魏书，正从墙角散发出阵阵茶香。

◎李河新(河南平顶山)

看云的父亲

印象中，父亲对天气非常敏感。无论是天晴还是下雨，只消在清晨，手搭凉棚去阳台瞄一眼，就能说出个大概。然后我们根据父亲的判断，加减衣裤，添置雨具，一般八九不离十。基于此，父亲也成了全家人心中的晴雨表。我曾猜想，父亲在整个家庭中的权威，该与他那双穿透云层的慧眼有关吧。

上中学时，读过一篇课文《看云识天气》，知道天气是可以从云层中看出来的。父亲看云的经验，得益于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观察和体验。等我更懂事一些时，父亲给我讲《三国演义》，里面那位神机妙算的诸葛亮，便是一位看云识天气的高手，他不仅能精准地算出东南风的时令，还能分析雨雾出现的时机，并将它们转化为战场的胜利。在我心中，“识天文，知地理”的父亲，才是真正的男子汉。

父亲喜欢看云。电视普及之后，每晚的天气预报成了他的必修课。新闻联播一过，即使再精彩的节目，全家人都得为他让出几分钟的

看云时间。那是一家人未来计划的指南，往往左右下一天的效率，甚至成败。

父亲看了一辈子的云，却一直没亲身体验它是什么样子。记得有一年，和父亲去爬山，山顶云雾缭绕之下，父亲显得格外迷醉，如与故友久别重逢一般。他忘情地张开双臂，仿佛抓住一位翩翩仙子的圣洁衣袂，满脸美梦成真的痴迷。

父亲真正拥抱白云，是在蓝天。2004年，年逾花甲的父亲第一次乘飞机，与这位捉了一辈子迷藏的对手和朋友隔窗相望时，他沉默了。那一刻，从他眼神流露出的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读云情结。

也在那一年，我做了父亲，才知道父亲看云，是一种境界。在他眼里，生活如同那深不可测的流云。父亲试图用自己的目光拨开它、读透它、把握它，好早些给命运，给家庭，给事业一个明确的定位。而人生的许多玄机，变幻若云，令父亲迷惘和困惑。好多次，我看见父亲风里来雨



◎蒋平(湖南永州)